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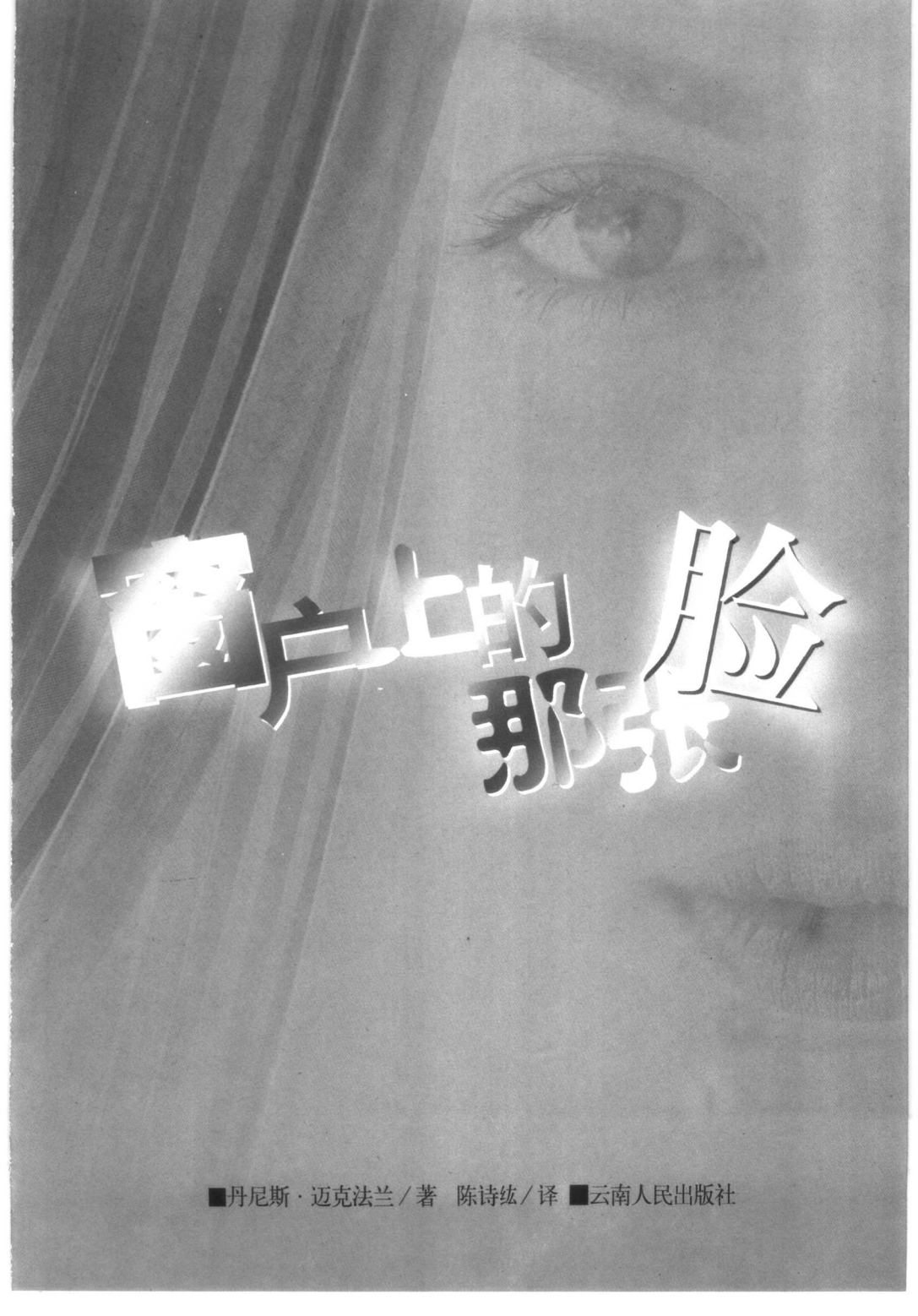
极端悲伤 脆弱的神情
俯靠窗棂上的女孩
无声邀请我进入她的世界
我想答应她一切要求
只为了抹去她眉间的哀伤

窗户上的脸 那张

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作家

作品荣获 · 欧亨利奖 最佳美国短篇小说奖 纽约客小说奖
纽约时报 波士顿地球报 旧金山新闻报 · 联合推荐

■丹尼斯·迈克法兰 / 著 陈诗缙 / 译 ■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窗户上的脸

■丹尼斯·迈克法兰 / 著 陈诗纮 / 译 ■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窗户上的那张脸/[美] 迈克法兰著; 陈诗絃译.

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4. 9

ISBN 7-222-04201-6

I. 窗... II. ①迈... ②陈... III. 长篇
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7806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23-2004-054

策 划: 瞿洪斌
责任编辑: 段 雁
封面设计: 袁亚雄
电脑制作: 王睿韬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书 名	窗户上的那张脸
作 者	[美] 丹尼斯·迈克法兰 陈诗絃 译
出 版	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ynrm. peoplespace. net
E-mail	rmszbs@public. km. yn. cn
开 本	890×1240mm 1/32
印 张	11
字 数	200 千
版 次	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制 版	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	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7-222-04201-6
定 价	22.00 元

尊敬的读者: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21) 646663734 64454620



开 场

少数的统计数字，我的人类资格，一个揭露未来的脚本。

我的名字，结合了我父母的姓氏，是他们热爱发明公平象征的实例，这也是他们有别于他人的地方。结果，库克森·席尔威，听起来不像人名，反倒像企业名称。虽然名字来源有别于他人，但我明了自己具有贵族血统。我出生于美国南方腹地的一个牧场世家中。朋友都叫我库克，而我的妻子，此刻正躺在床上，经常叫我库基。我的母亲，在我小时候，并没有叫我库基。身为懒惰、脾气狂暴的人的女儿，她在十四岁时便休了学并嫁给我父亲，从此以后，她的一生便为他、他的人生、他的需求而牺牲。很快地，她生下第一个儿子，不是我；十八个月后，生下一个女儿；隔了八年后，再生下一子，仍然不是我；又十八个月后，我出生了，第四个、最后一个、最年幼的孩子，一个性别错误的孩子。为了满足我母亲成双成对的心愿，我原本应该是个女孩。不过她一直没有为我的错误性别所困，仍然把我当



作女孩抚养。她要的是个女孩，你懂吧，在放弃她的青春岁月、自由，忍受相夫教子的疲累后，这样的要求算过分吗？

当然，我母亲其实也没有什么自由可以放弃。她是下面这些古语的具体化身：

辛苦是所有女性的财富：
她是受控制的，她是被压抑的——
受她的父母控制直到她成为人妻，
从此成为她丈夫的奴隶。

在母亲的心中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中，女孩与男孩角色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（我想目前依旧如此）。当我的哥哥们学习玩足球、开车、操作喂草机时，我和母亲在房子的另一端弹钢琴。最后，在我大约八岁时，我说出了我父亲一直不敢说出口的抗议，并开始获得所有成为一个男人的技巧——如何组合四英尺高的杂物贮藏箱；如何拉开缠绕在木馏油柱子上的线绳，并将之打成纤维材料；如何吆喝人们来帮忙。可是在那之前，在重要的、正式的求学期间，尚有其他事情同时进行着：当家中的男人不在时（这种时刻经常发生），我母亲和我正值青春期的姊姊便会帮我穿上粉红色舞衣，为我涂指甲油，并为我姊姊的新娘洋娃娃倒一杯迷你小茶。这些幼年时期的经验会让我青春期的性倾向产生某



种程度的困扰，似乎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在嗜药及反传统文化的风气下，我享受着比一般孩子还要长的青春期（直到我二十岁出头）。对我而言，那似乎就是当时青春期孩子所追求的方向。在我延长的青春期中，有好一阵子我变成了部队中所谓的“老练的同性恋”，只是我离所谓的老练还有一大段距离。也许是我母亲的那些小游戏致使我对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特别敏感，虽然我与我三位男性朋友的性关系（他们的心甘情愿一直是我心中解不开的谜）满足了一些我无法言喻、和我父亲的失败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的好奇需求，我却体会到了一种反复的生理尴尬，一种关于何时、何地与为什么的窘境。为了奉行“如果你觉得你也许是，你可能就是”这个格言，致使我忽略了自己爱上女孩的这个相应的事实，一个我最后会拥抱的事实，再加上我又过迟才第一次步入异性恋领域（琳达·陶德温斯，一九七四年，他马尔派斯峰，黎明时分，她的睡袋里），我发现我视这个世界的停息为理所当然：其内涵要素完全不言可喻。不论如何，因为一段奇怪的童年，我相信我已到了许多男人想要否认，还有许多男人坚决否认性无能的年纪。我之所以提及这一切，是因为它证实了后来的许多事情。如果不提，可能后面故事中的许多现象会让人摸不清来龙去脉。

还有什么呢？我的父亲变成了我长期以来怀疑的那个人，步上了社运道路：他勒死了一名黑人工人，被全



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定了罪，但他们要求法院对他从轻量刑。父亲被判七年徒刑（毕竟是那名黑人先招惹他的），不到两年便假释出狱。我一逮到机会就迫不及待离开南部（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），搬到加州上大学。遭到退学后，浮浮沉沉一阵子，又搬到曼哈顿，以贩卖古柯碱维生，赚了不少钱，开了一家餐厅（终于应验了那个可以扬眉吐气的理论）；娶妻（艾伦，一个神秘小说作家），为人父（乔蒂，一个女儿）；住进戒酒中心（就在乔蒂一岁生日后），恢复清醒神智，又开了两家餐厅，财源广进，变卖一切，搬离纽约，搬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区，买了一栋具有两百年历史的房子，养了一条狗（史宾塞，大麦丁），然后在三十九岁之际退休，管理我为数可观的投资。

在乔蒂出生之前，艾伦曾有过两次流产。之后，才出生的乔蒂心脏又出了问题——两个心室之间的那道瓣膜上有个破洞。此外，出生后的头几周，她又罹患婴儿痢疾，导致体重急速下降，好似有好一段时间她仍和天使在较力。经过全天候的喂食母乳，她渐渐从痢疾中康复，而心脏的问题也在两年多的时间中慢慢的不药而愈。成长过程，她一直是艾伦和我的生活重心——我们把原本要分散给三个孩子的焦点全都放在她身上；到了十五岁，由于自我要求过高，她变得对自己极度没有信心，不过在我们爱的引力下，她似乎得以在受到最少伤害的情况下成长。



多年前，艾伦失去了两个知心好友（一个死于艾滋病，一个死于乳癌，两人都才三十几岁），而在同一时期，她的父母亲又不幸在一场车祸中丧生，留给她一堆复杂的遗产问题。那段期间，她的脸上增添了不少皱纹，其中有一半是因我之故。虽然中年的她变得更风趣、更成功，也更美丽，但我即将写出来的故事内容仍让她感到退缩——退到一个远离我们婚姻的某处。在我们的幸福日子中，我想我分辨得出她眼中对我们的热情与过去的肯定，但其他时候，很多时候，当她注视着我时，好似一股失落与失望的记忆全数涌向我们。我相信这种情况是暂时的。我紧抓住今天的希望，一如我曾经追逐酒精与药物那般，好似它才是对我最重要的事，好似它才是我的朋友。

很快地，拜上帝恩赐，我就要四十四岁了。我的牙齿仍都健在，也没有秃头。我的健康状况出奇的好，胆固醇出奇的正常。我身高一百七十五公分，体重七十四公斤，热爱游泳与上健身房运动。我是一家二十四小时枪击俱乐部的会员，我和朋友会固定一个月去那里练枪法一次。我拥有一支枪，虽然我不相信打猎运动，但我相信弗洛伊德关于男人（以及部分女人）喜欢开枪的理论。我读诗也欣赏诗，因为它言简意赅。我最喜欢的现代诗人是约翰·贝里曼，那个酒鬼，他喝得越醉，写出来的诗就越棒。他的作品中，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是“给上帝的十一述”，里面写道，“我只有衷心地感激与惊



喜，坚定地、绝对地追随”（他指的是上帝）以及“集结我所有的灵魂守护星”（也是上帝）。我是最最居家的人，家是我灵魂最深处的避风港——花园、厨房、书房、卧房。我已经变成，而且定了型，一个数年前我会很讨厌的男人；一个简直非常幸运的男人，他的最爱是他的妻子、女儿、房子以及他的狗。

我注意到，记录过去往往会让一切事情变得宿命。从我的过去观之，实在看不出任何与魔鬼打交道的温床，然而，事后，有些事情却开始朝着那个方向发展。去年，在我们前往英国之前，我以为我的未来再明显不过，以为我不再有风雨，以为我最大的麻烦已经远离。



1

约一年半前的某个星期一早上，晚秋时节，我在感觉到某种长长钝器的模糊意识中醒过来，那也许是中世纪戟的柄托尾端，来来回回规律又灼热地戳着我的背。我沉着地躺着——我个人的选择：一颗吗啡丸掺入葡萄糖注射液中——我很快就能适应它的。我下了床，走进浴室，伸手摸着背后的痛点，口里还发出某种低低的、无法辨认的动物声音。天尚未亮，我必须开灯。我赤裸着身体站在浴室门内全尺寸的镜子前，被自己极端的模样吓了一跳。一夜之间，我从一个正常身高的人变成一个我几乎完全不认得的人——或许是一个近亲结合下的产物，生平第一次从无镜的阁楼上逃到楼下，看着镜中他那可怕的畸形身躯。

半睡半醒的艾伦推开浴室门，驱走镜中那个食尸鬼。她穿着我最喜欢的那件虎纹睡衣。“喔，甜心，”她说。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，悲伤地垂下嘴角，我真的很难过。“看看我。”



她试着解读我脸上的表情，一会儿后，说，“甜心，你驼背。”

我感觉一股矛盾的愉快涌上——虽然这个诊断很无情——却断得很准确。

当稍后，我打电话给一位因背部问题而闻名的朋友，他给了我位于里克森顿的脊椎治疗师的电话号码。我前去找他，做了一番检查，照了X光，讨论我最近的动作，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。这天之前，星期日，我在庭院里耙了近乎一个早上的落叶，看了近乎一个下午的《时代杂志》，然后艾伦和我到我们最喜欢的餐厅吃晚餐，回家，并在睡觉之前做爱。这种生活方式对我而言似乎是一种罪恶，因为它反射出一种厚颜奢侈的生活。可是这位脊椎治疗师，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男人，包着白色头巾，穿着及膝的白色衬衫，会意地对我微笑点头，轻轻传递着他对我的同情。他并不是很在意我的背痛，或者我开车时的困难度，只是要我第二天再来找他，我们一起看“片子”（X光片）。他并要我开一张支票。

第二天下午，他要我趴在他的诊疗台上，整治了我几处疼痛的脊椎——一般的脊椎治疗技巧——而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我问了他一些他生活上的问题。我的脸趴在脸形大小、有如甜甜圈的垫子上，透过垫子中间的洞看着这间治疗室地板的三色瓷砖。从聊天中，我知道这位脊椎治疗师在明尼苏达出生与成长，不过他特殊



的人生道路让他变成一位锡克教徒。为了保有这个教派的传统，他把胡子留到肚子处。他的教名叫潘甲比，也就是“老虎”的意思。总之，在那些穿着、言谈和他相同的人眼中，他这身好似要去参加万圣节晚会的衣着其实是再平凡不过的。

当治疗结束时，他邀我到他的办公室。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两张相同的黑皮椅子上，看着挂在灯箱上面的片子，一张正面，一张背后。他告诉我，我右边的胛骨关节“全部挤成一堆”。他解释造成我的脊椎这种极端偏离的原因。“你为了避免疼痛而弯腰驼背。”

虽然是新世纪音色，但我觉得这个解释很合理。他继续讲着，但我几乎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立即，我奇怪地被在我体内漫游的图像所牵引，而此刻引起我注意的——我所有注意力——是一个鲜明生动的婴儿脸形影像，就在正面的那张片子上，就在我的骨盆腔中央，一张小小的脸，严肃又若有所思，并且嘟着嘴，好似在拍摄X光的刹那，它欲传达些什么真相似的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事实上这个孩子的出现是欲传达些什么，而非要理清任何事情。

我打断脊椎治疗师的话。“对不起，”我说。“可是你是否看见了那张脸——那张小孩子的脸——就在我的荐骨区这里？”

他说，“你不是那些在墨西哥玉米饼上看到耶稣的脸的怪人之一吧？”



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反应与口才。

“我还不是。”我说，意思是指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玉米饼上看过耶稣的脸。我突然想到脊椎治疗师那长老教派的父母，在明尼拿波里外的低绿山丘某处，仍试着弄清楚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。我奋力的欲缩短我们之间的短短距离——我和脊椎治疗师之间——拉一下他那长及肚子的胡子。

可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——或者，更精确地，在狭隘的第二街中空想着——我想，我是某个可以在玉米饼上看到耶稣的脸的人。我正是那种人。

接下来的三个星期，神秘的背痛渐渐消失。我将之视为一种通行仪式：以防我一直没有注意到，我其实已经完全跨进中世纪的门内。我请求脊椎治疗师让我带走我的X光片。我事前已将关于荐骨中那张孩子的脸一事告诉艾伦，当我第一次把片子带回家给她看时，她说，“哦，是的……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……就在这里。”她指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。有时候我也会在艾伦的晚宴上把片子拿出来给客人看，可是没有人会特别去注意它，更别提我所期待的惊叹、不可思议的表情。我开始对这个现象玩弄起半知半解的哲理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那张脸——一个关于“事实”与天眼的问题。

某天晚上，在我们宴请完艾伦的出版社老板及其妻子后，我对艾伦说，“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东西——看



到这么多东西——仅仅取决于我们想要看到，这实在很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”

我们躺在床上。她在阅读，我盯着天花板思考。“而且我们有这么多东西想要看，”我又加了一句。“完全取决于我们拥有多少天眼能力。”

艾伦在阅读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被打断。她的眼睛没有离开书本，几乎没有在听我说话。她说，“是呀，生命只不过是一场罗沙哈测验（叫人解释墨水点绘的图形以判断其性格）。”

我看得出来，她不希望我再在她的晚宴上把我的 X 光片拿出来展示。

我有一个分不清宗教与迷信的父亲，他对两者完全排斥与抗拒。相反的，我母亲虽然也分不清楚，但却诚心相信并接受。她深信（而且至今仍相信，我猜）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我们的言行举止全都看在神明的眼里，等到生命结束后，神明再依我们在世时的原罪而判刑。举凡有说谎、偷窥、欺骗、亵渎神明、婚外性行为、沉溺于婚姻中性生活等的念头等都是原罪。她坚信这些，并灌输我们几个孩子，我父亲的诸多缺点日后也将受到判刑。她能够阅读天意——异常气候，圣地内的冲突矛盾——并主动地等候它的出现：不是去体验，而是等候。她能够感应到不祥的预兆，并因为她有“不祥的感觉”，而在最后一刻取消远行或外出踏青的计划。曾有一次，在我大哥才离家到肯塔基州读大学未几，我不小



心打落客厅里他放在钢琴上的照片，整个玻璃相框摔得粉碎，我的母亲便几近歇斯底里地用我父亲的皮带痛抽我一顿，坚信将会有“不好的事情”发生在我哥哥身上——而且，好似她逮到我在巫毒娃娃上钉上钉子一样，我哥哥的不幸命运都是我的错，至少是我粗心的错。对她而言，那个隐形的世界是某种你必须随时加倍提高警觉的东西。绝大部分的东西都不只是其表面而已，它们都有两个生命：外在的生命以及外在所代表的生命。

这是一个孩子容易掌握的观念——我自己就很清楚——因为它道出了我对这个世界有着多么深的体验，既广大又多层，并且充满惊奇与荣耀，绝非只是眼神交流所能企及的。那是一种童稚的了解，一种全新的移民式的了解（年幼的孩子就是移民），而我的母亲似乎并不如此觉得，只因她应该是个成年人。我无意说成熟的人没有宗教或不相信迷信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成熟的人有能力区分真诚性灵与超自然之间的差异，而这个区分的能力是界定我们是否成熟的成分之一。

我X光片中那个十六世纪的孩童，其实无关超自然的问题。它最主要是，一如艾伦所暗示的，是一个罗沙哈的东西。但是在这孩童的这个醒觉里，我童年时期的某个奇怪而被遗忘的时光开始浮现。例如，我想起，某个晚上我被父亲唤醒，被告知要去和我母亲坐在一起；母亲生病了，父亲正在打电话找医生（我们农舍中



惟一的一部电话就在厨房里)，而他不想让母亲一个人独处。我还没到达她的房间——父亲与母亲分房睡——就听到了她可怕的痛苦呻吟声。她躺在床上，盖着棉被，恐惧得瞪着大眼睛，口中发出一种痛苦的呜咽，不像人类的声音，不像动物的声音，倒像是困在洞穴中的风。每隔一会儿她就会乘风说出同样的话：“哦求求上帝别让我死掉，哦求求上帝别让我死掉，哦求求上帝别让我死掉……”

检查的结果是，她一边输卵管的某个地方打结了，一个必须以开刀解决的问题。

我应该说，虽然当时我才七岁，却永远无法忘记那晚的情景。至今回想起来，我仍十分确定我父亲叫的是最小而不是最大的孩子，因为母亲特别指定要我过去陪她。不过在回忆中，有片刻被我遗忘了，就是当她伸过手来拉我的手，而我却把手缩回来的片刻，当我察觉到她的极端衰弱状态并拒绝让她碰我的片刻。一瞬间，她的眼睛“张开来”，其实它们原本就已经张开，而我所看到的不是震惊或受伤或责备，而是某种类似怜悯的东西。房间越来越亮，感觉上我们好似坐在一片巨大无垠的沙滩上——白色沙，白色天空，远处的海浪声——我可以听到我母亲的声音就在我的心里，怜悯地，说“我不会抛下你不顾的，就算你想要如此，”然后我们回到房内，我父亲俯在她上面，告诉她他找不到她的医生，所以只好找来了他自己的。“我不要那个蒙古大夫……”



我不要那个蒙古大夫……我连狗都不会让那个蒙古大夫看的，”我母亲咆哮着，而我父亲再次无奈地说，“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法兰西丝？”真的，他眼中充满长久累积的痛恨。

过去数年来我经常想起那个晚上，而且这些回忆最后总会奇怪的转换到巨大的白色沙滩。这时，我便会赶快跳出我母亲的床边，不让自己想到太多关于沙滩的事。不过，在我最近的回忆中，就在我背痛发生后不久，内容有了改变：在我拒绝母亲的手时，我看到沙滩闪过眼际的景象，与我母亲的高度疼痛和她极端的精神能量联结在一起。对我而言，似乎我们被强力的推到另一个光谱中，我们在那里遇到了某种诗般实际、可触及的事件。

然后我回想到另一个类似的经验，在那个回忆中，我在一部巴士上和一个年轻男人“对话”。当时我大约十二岁，正搭郡巴士要到罗西戏院看电影，这家戏院正上演恐怖电影节，主打文森·布莱斯主演的片子。虽然我和母亲或哥哥经常一起搭这班巴士，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单独搭乘。我专注地准备随时向司机拉铃以免下错站。坦白说，我并不是文森·布莱斯的影迷，而且我还觉得他破坏了他所主演的每部电影。我猜我大概已经开始领悟到鬼灵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潜藏在平凡表面底下的东西。在公车上，一个看起来身体虚弱的黑人少年就坐在我后面几排的位子上；他穿着